

成帮说,种下树,土壤就会改变,环境就会改变,蓬勃着生机的从绿色,会让人们对生活更加憧憬,充满希望。

“种树是项伟大的工作,我愿意义务帮忙”

从新疆军区某部退休后,王成帮没有回家乡养老,而是一心要在新疆继续自己的绿化事业。

“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有空就在城里四处转悠,有时还带着剪刀,看街边的树枝耷多了就去修剪一下……”回忆起丈夫刚退休时的生活,王成帮的妻子张春英说,刚住进库尔勒军干所没多久,丈夫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塔里木油田指挥部刚刚在市里建基地,需要雇佣一批绿化工人,他便毛遂自荐去了。

“我不要工资。”到了指挥部基地,王成帮的话让基地办理工作手续的同志颇感意外。问他为啥,他只是笑着说:“种树是项伟大的工作,我愿意义务帮忙!”

一名退役老兵,又不要工资,基地领导听说王成帮的情况后,便给他分配了一些轻松的管理树苗的工作。不承想这个老兵“不知足”,育苗、移植、浇水、剪枝……处处都能看到他的影子。许多人不知道他的身份,只知道基地里多了一个穿着旧军装的绿化工人,说话中气十足,干起活儿来像带着风一样。

当时,基地浇水都用城市自来水,不仅消耗大,而且赶上城市用水多时,压根就浇不上水。那段日子,王成帮绕着指挥部基地走了不下一百圈,熟悉了每条地下管线,绘制出一幅“基地绿化管网现状图”。后来,一个个由王成帮设计的蓄水池成功改造、修建,孔雀河水通过梯级提水的方式引入基地,实现了绿化不再与城市争水的目标。

“我有离开的一天,但希望一茬茬‘成帮柳’常青”

冬意渐浓,草木凋零,孔雀河畔柳叶泛黄,“成帮柳”却仍保持着一丝生机。张清春介绍,这个品种的柳树正是王成帮发现并培育出来的。

王成帮喜欢种树,每次出门都格外注意一些不同品种的树木。2001年深冬的一天,他意外发现了一株从未见过的柳树,在当时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里,树干仍然保持着青绿色。他当时就兴奋起来,找人拍了照片,找了许多园林绿化专家,但他们都不认识这是什么品种。

次年开春,王成帮便尝试着进行移植培育。经过两年的观察,他发现这种柳树具有树形好、病虫害少、抗旱抗寒的特点,非常适合作为城市的绿化树种来种植。于是,在市园林局的支持下,王成帮开始在苗圃进行大规模的培育实验。

第一代1棵,第二代80棵,第三代400棵,第四代2000棵……培育实验进展顺利,成活率也越来越高。因为没有名字,大家一致决定把这种柳树命名为“成帮柳”。如今,“成帮柳”的绿色已成为库尔勒的一道风景。

2005年,因为咳嗽到连气都喘不上来,王成帮去医院后查出了肺癌。当医生说他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时,妻子张春英慌了,可王成帮只是沉默了一会儿便坦然了:“时日无多,不如回去多陪陪我的树。”

在医院住了1个多月,王成帮拎着行李回到了苗圃,不仅没有卧床休息,反而完全不将自己的病当回事。面对可能来临的死亡,他显得格外平静,跟妻子说:“我的骨灰不要用骨灰盒装,用个袋子提上埋在一棵树下。我活着抚育它们,死后看它们成长。”

一心扑在绿化事业上的王成帮忘记了病魔,病魔似乎也忘记了他。他的病情不但没有恶化,反而在逐渐好转。直至今天,他仍然精神矍铄地奋战在绿化岗位上。

“我有离开的一天,但希望一茬茬‘成帮柳’常青!”

采访结束时,晚风吹过,孔雀河畔一株株“成帮柳”沙沙作响,像是在回应着这位老兵。

下图:王成帮种植柳树。张清春摄

制图:张锐

讲述·老兵心路

1998年7月1日,党的77岁生日,是我脱下军装后到地方工作的第一天。从那天起至今,我在这个当初名叫肥城县水泥制品厂、现改名为山东鲁泰建材科技集团的单位,工作了21年。21年来,我一直守在单位的锅炉房,是一名平凡的锅炉工。

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在军营时那个曾颇有名气、甚至出现在银幕上的绰号:“深山鸿雁”。我并不是要记得那份荣耀,只是想提醒自己,要时刻保持当“鸿雁”时那种对工作的热忱和专注,来面对平凡又不平凡的岗位。

1982年,我从山东省肥城农村应征入伍,成为武警北京总队十一支队的一名战士。支队驻在深山,远离城市,倒也历练了我从从容淡的心态。我谨记父亲的教诲,真诚待人,热情工作。第二年,我这个腿勤手不懒的小个子兵,就被选为通信员。从那之后,我每天都要乘着火车,在山区往返200多里,为战士们投递报刊信件,购买日用品。大家亲切地送给我一个绰号“小鸿雁”。

支队驻扎的山区,出门是沟,抬头是山,全支队十三个执勤站点分布很散。那时别说手机,很多家庭连电话都没有。因此,收到家书与报刊就成为官兵们每天的期待。为了保证大家能按时收到信件,受到跳伞的启发,我创造了在火车上“沙袋送信件”工作法,计算好火车到站的每一个时间点,准确无误地将装有信件的沙袋投向车窗等待的战友,因此节省了大量时间。

不过,火车到达的站点毕竟有限,那些偏远的执勤点,我依旧要翻山岭、穿隧道,徒步20多公里山路去送信送报。同时,我也“顺路”为驻地附近的车站、派出所、敬老院等13个单位以及山区群众投递报刊信件,主动当义务邮递员。

下雨了,脚湿了,鞋破了……但我送信的脚步不停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雨无阻,10余年间我走了4万多公里山路,为群众投递信件15000多封,邮包1100多个,汇款单800多个,无一差错。

组织对我的工作给予充分认可。10多年的军旅生涯,我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被评为“北京市优质服务积极分子”“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被誉为“深山鸿雁”。

1986年,我的事迹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纪录片《深山鸿雁》。那是全军第一次为一个战士拍摄专题片,也成为我们部队新兵入伍必看的英模教材。

离开支队前,领导亲自来相送,临别时叮嘱我:“玄绪华,记住了,脱下军装还是个兵!”

今年8月,我从部队回家乡湖北武汉探亲休假,在街道工作的朋友王东升委托我一件事情:帮助他的街坊白玉华确认父亲白凤才到底是不是参加过解放海南岛的战英雄。

2010年,30集电视剧《解放海南岛》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片中出现了“风门岭战斗十三勇士”白凤才的名字。白玉华曾问过父亲是不是电视剧中的那个“白凤才”,他知道父亲是转业军人,可父亲从未向家人提过他的从军经历。父亲一开始没有回答,不久后他不幸得了中风,因此直到2012年父亲离世,白玉华的这个疑问也没有找到答案。王东升知道我在海南当兵,我所在的部队曾经参加过海南岛战役,或许我能够帮助白玉华解开疑惑。

白凤才去世后,白玉华发现父亲的一个旧箱子里装了不少立功证书和荣誉证书,其中包括解放东北纪念章、华北解放纪念章和解放华中南纪念章等。我通过立功证书和资料初步了解了白凤才老人的经历。

白凤才,籍贯吉林省舒兰县,1947年8月参军,1948年12月入党,1948年10月在辽西战役中因战斗勇敢记大功一次,还有包括1950年3月海上练兵记小功一次在内的数次记小功的荣誉。1957年12月,他因伤转业回老家湖北黄冈,次年被分配到新洲县商业局,1990年离休。在部队时,白凤才所在单位为43军129师386团,而我所在单位前身是43军129师387团,这让我

在部队服役时,我的事迹曾被拍成纪录片;退伍后,我在工厂的锅炉房一扎就是21年。对于这种人生“落差”,我不以为意。因为我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自己的价值又在哪里——

从“深山鸿雁”到“锅炉铆钉”

■玄绪华



玄绪华在部队当通信员时的场景



玄绪华在锅炉间工作 图片由作者提供

二

我退伍回乡安置那年,肥城县水泥制品厂是整个县效益名列前茅的好企业,我打心眼里感谢组织的厚爱。上班那天,我告诉自己,军装换成了工装,但当兵人的忠诚与奉献精神不能换。

进厂后,我先是分配在制机机岗位,天天与钢筋打交道。有一天,我正在埋头干活,动力车间的焦主任慢慢走到我身边,我连忙停下手中的工作向他打招呼。

焦主任说:“玄绪华,我盯你有一段时间了。知道你是个退伍兵,眼下有件事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动力车间锅炉房缺一锅炉工,你不去?”

我抹了一把脑门上的汗珠,想也没想地说:“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焦主任哈哈大笑起来说:“那就这样定了,明天你就到动力车间报到。”事后我才知道,由于原先锅炉班班长退休,焦主任一直在全厂物色接班人。他偷偷盯了我好几天,发现我不偷懒,有人没人都是一个工作标准,觉得这个小伙子靠得住,加上又是个退伍兵,就专门向厂里打了报告,调我到锅炉房上班。

到了锅炉房我才知道,这个岗位很重要。说得简单点,水泥制品的生产需要蒸汽动力来完成,锅炉就是提供这种动力的源泉。我们厂领导说得更高位:“锅炉房就是咱们厂的‘心脏’。”

能到厂里的“心脏”工作,我很知足,也很自豪。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这个岗位上加倍努力,把这个大“心脏”保养得健健康康!

锅炉房共有6名工人,2人一班,24小时不停“三班倒”。上岗的8个小时,要不停地卸煤、装煤、填煤,连吃饭都得在工位上解决,每天至少要铲运上千公斤煤炭,夏天炉边温度高达50摄氏度,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工作环境很艰苦。但我凭着军人的韧劲,默默坚守,从未因个人事情影响工作,从未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由于我干活卖力,也爱钻研点工作小窍门,没过多久就当上了锅炉班班长。那时年轻,每天有使不完的劲儿,除了本职工作外,我的其他“潜能”也被车间领导不断发现,我成了车间的宣传员、板报员、政策讲解员……

劳动的充实与快乐,只有置身其中,才能充分体会到。我就像重新回到了部队,回到了警营,虽然每天都是汗

三

洗几遍身,但充实而快乐!

不过,要当一名称职的锅炉班班长,也并非那么容易。

我刚去锅炉房不久,就遇到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儿。那段时间,连续有两个单位来厂里退货,说我们的产品不达标。技术人员分析来分析去,最后把板子打到了锅炉房,原因是锅炉房供热不均,导致动力不足,致使部分制品在压制过程中不达标。

看着那些次品被厂领导当众砸碎销毁,我们锅炉房所有人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悄悄取了几块废品底料,认真保存起来,作为“纪念品”。从那之后,只要心存偷懒应付之想,我就把它们拿出来“刺激”自己。

在此后的工作中,我把小小锅炉房当作“战场”,认真钻研工作流程的每一个细节,怎样能节煤?怎样在节煤情况下提升燃烧效率?怎样确保传送带始终洁净高效?怎样在固定人员情况下通过创新方法提升效率?

我慢慢感悟到,工作的最大乐趣不是你在岗位上的被动坚守,而是通过这种有创造性的坚守,带来可以共享的劳动成果。在锅炉班班长这个岗位上,通过我与工友的努力,通过优化风门控制系统,改进除尘水泵并联机构,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近200万元。

但我总感觉自己做还不够,每年单位评选先进,大家把票投给我后,我常常倍感压力,还找过领导想把荣誉“让”出去。但厂领导告诉我:“荣誉是面镜子,能照别人,也能照自己。”

听到这话,我蓦然想起自己在深山里的那些经历,也就明白了以后的路究竟该怎么走下去。

四

几年前,我的老部队的老领导打听到我在鲁泰集团当锅炉班班长,专门赶来看望我。从那时起,我当年在部队里的事迹才被厂里的领导和同事知晓。让我感动的是,老领导还把当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带过来,在我们厂进行了播放。

那段时间,我成了厂里拍过电影、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的“名人”。说实话,那种感受我不习惯,我仍然通过一铲一铲往锅炉里送煤来提醒自己:这里才是你玄绪华的位置。

荣誉,只代表昨天的努力,而那些努力也已经被荣誉所定格。对照老英雄张富清,我差得远呢。但与张富清前辈相同的是,我十分珍惜党和军队给予我的荣誉和认可。这些年,也曾有个别私营企业主“挖”我出去,薪酬比单位高不少,但我真没怎么看重那些薪酬。我觉得,我身上承载的那些闪耀的荣誉更“值钱”,价值无法计算,也不能计算!

(李德营整理)

白玉华在电视剧《解放海南岛》中发现父亲白凤才的名字。他想知道,从未向家人提及自己从军经历的父亲,会是电视剧中那个同名同姓的战斗英雄吗?

一次未能完成的委托

■陶昱

顿时有了一种亲近之感。

白凤才1950年的练兵地点和时间,刚好与解放海南岛的时间吻合。遗憾的是,这些奖章和证书,没有能直接证明白凤才参加过风门岭战斗的内容。

在白凤才家中,我和他的家人及老同事聊起了天。曾和白凤才在商业局共过事的朱火旺说,他和白凤才在工作之余聊天时,白凤才曾提过他当兵时参加过三大战役中的两大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了海南。准备攻打海南岛时,他们还专门训练过游泳。那时他们乘坐木帆船秘密渡琼海峡,途中木帆船被敌人的炮火掀翻,他们就抱着木板漂游渡海,连里头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新洲老干局的一名干部说:“白老晚年身患各种疾病,可一年报销的医药费只有2000多元,他是为国家能省一点是一点。”他还提到,有一年白凤才和老伴在老家湖北黄冈,次年被分配到新洲县商业局,1990年离休。在部队时,白凤才所在单位为43军129师386团,而我所在单位前身是43军129师387团,这让我

病,各结各的账。

回到海南驻地后,我重新观看了《解放海南岛》这部电视剧,发现电视剧中的白凤才是在127师381团。为了进一步了解当年的风门岭战斗,我先后找到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颜书明处长和正在参与筹建海南革命军史馆的康中华干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查阅了《中国共产党海南历史》《解放海南战役资料选编》等权威史料。据记载,1950年4月20日,43军127师381团1连在风门岭105高地地激烈争夺中,打退了国民党部队的13次冲锋。4月23日,43军军部及129师386团等多个部队渡海,兵分几路追击逃敌。官兵们日夜兼程猛追,于4月30日下午攻占三亚,把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

我将这个结果告诉了王东升,他联系湖北当地媒体走访了白凤才生前所在单位、新洲区档案馆、新洲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等部门求证,可惜没有找到

白凤才的原始档案。不过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就目前保存的档案资料来看,即便是重名,新洲的白凤才老人同样也是战斗功臣。康中华干事还对我说,明年是解放海南岛70周年,希望我和白凤才的家人联系,让海南革命军史馆收藏白凤才的部分遗物。

虽然最终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未能圆满完成这次委托,但这样的结果多少让我感到欣慰。我记得白玉华曾说过,父亲是不是电视剧中的那个战斗英雄并不重要,他想解开这个疑问也不是为了名利,只是作为革命军人的后代,想了解更多地了解父亲的军旅过往,让家族后代铭记这段光荣的历史。他说,其实父亲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并没有什么遗憾,他一生中只向组织提过一个要求,就是去世后他的遗体不能盖上党旗。经组织批准,完全符合要求的白凤才,最后的心愿得以实现。

孔雀河畔,老兵「站」成了一棵树

区某部退役军人王成帮,用半生倾注染绿「梨城」库尔勒。罹患癌症,他未曾离开绿化事业;立下遗嘱,他要把骨灰埋在「成帮柳」下。八十三岁的新疆军

■王子冰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初冬的黄昏,夕阳洒在新疆库尔勒市美丽的孔雀河上,像揉碎了暮色,映衬得“梨城”库尔勒更显温婉宁静。

沿着河岸,从狮子桥走到3公里外的建设桥,两岸黄色的柳枝在瑟瑟晚风中摇曳生姿。随行的巴音郭楞军分区宣传科科长张清春告诉记者,这些柳树叫“成帮柳”,是一位新疆军区退役军人的名字命名的。

老兵的名字叫王成帮。今年7月,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后,习主席会见与会代表并合影留念。作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的杰出代表,王成帮与张富清、朱再保、崔道植、王於昌等5位老兵被特意安排在合影的第一排就座。

“一个地方没有树,就像生命没有了颜色”

在王成帮工作的苗圃见到他时,他正扶着一株柳树苗,用脚踩实树苗根部的土壤。他穿着一身老式绿军装,衣领和袖口洗得有些泛黄,头上戴着一顶解放帽,端端正正。看见我们到来,他操着一口浓重的甘肃口音道:“今天苗圃里忙,让们找到这儿来,不好意思啦!”

眼前的老人已是耄耋之年,但挺拔的身姿依稀能看到军人的影子。1956年,20岁的王成帮从甘肃张掖参军入伍,坐了17天的汽车来到新疆。窗外茫茫一片戈壁滩让他知道,自己来到了一个不毛之地。他当时就感慨:“一个地方没有树,就像生命没有了颜色。”

在王成帮看来,作为一名军人,除了保卫边疆,也要建设边疆。当兵30多年,他对种树似乎有一种执念,部队走到哪里,他就把树种到哪里。工作之余,他有一段时间就埋头研究他的“绿化事业”。没有树苗,他就四处剪来树木枝条,不断实验播种;没有水源,他就从数公里外手提扁担,一遍遍地浇灌……

“有了树才有绿色,有了绿色才有希望,有了希望就能好好生活。”

